

古文觀止

米經校

米經校司

The source and scripts used to compose this document are
available at <https://github.com/mondain-dev/gwgz>.

古文觀止目錄

古文觀止卷一 周文

鄭伯克段於鄢	左傳 隱公元年	一
周鄭交質	左傳 隱公三年	三
石碏諫寵州吁	左傳 隱公三年	三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 隱公五年	四
鄭莊公戒飭守臣	左傳 隱公十一年	五
臧哀伯諫納郕鼎	左傳 桓公二年	六
季梁諫追楚師	左傳 桓公六年	六
曹劌論戰	左傳 莊公十年	八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傳 僖公四年	八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 僖公五年	九
齊桓下拜受胙	左傳 僖公九年	一〇

古文觀止目錄

古文觀止卷二 周文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僖公十五年	一〇
子魚論戰	左傳 僖公二十二年	二
寺人披見文公	左傳 僖公二十四年	三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 僖公二十四年	三
展喜犒師	左傳 僖公二十六年	三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僖公三十年	四
蹇叔哭師	左傳 僖公三十二年	五
鄭子家告趙宣子	左傳 文公十七年	六
王孫滿對楚子	左傳 宣公三年	七
齊國佐不辱命	左傳 成公二年	七
楚歸晉知罃	左傳 成公三年	八
呂相絕秦	左傳 成公十三年	九
駒支不屈于晉	左傳 襄公十四年	三
祁奚請免叔向	左傳 襄公二十一年	三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傳 襄公二十

四年 三

晏子不死君難 左傳 襄公三十五年 . 二四

季札觀周樂 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 . . 二四

子產壞盡館垣 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 . 二六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 . 二七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左傳 昭公元年 . 二八

子革對靈王 左傳 昭公十二年 . . . 二九

子產論政寬猛 左傳 昭公二十年 . . 三〇

吳許越成 左傳 哀公元年 三一

古文觀止卷三 周文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周語 三三

召公諫厲王弭謗 國語 周語 三四

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 周語 三五

單子知陳必亡 國語 周語 三六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魯語 三七

里隔斷罟匡君 國語 魯語 三八

敬姜論勞逸 國語 魯語 三九

叔向賀貧 國語 晉語 四〇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楚語 四一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吳語 四二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吳語 四三

春王正月 公羊傳 隱公元年 四四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 宣公十五年 . 四四

吳子使季札來聘 公羊傳 襄公二十

九年 四四

鄭伯克段于鄢 穀梁傳 隱公元年 . . 四七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 僖公二年 . 四七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禮記 檀弓 . . . 四八

曾子易簣 禮記 檀弓 四九

有子之言似夫子 禮記 檀弓 五〇

公子重耳對秦客 禮記 檀弓 五一

杜蕢揚觶 禮記 檀弓 五二

晉獻文子成室 禮記檀弓 五

古文觀止卷四 秦文 楚辭 五

蘇秦以連橫說秦 戰國策秦 五

司馬錯論伐蜀 戰國策秦 五

范雎說秦王 戰國策秦 五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齊 五

顏觸說齊王 戰國策齊 五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齊 五

趙威后問齊使 戰國策齊 五

莊辛論幸臣 戰國策楚 五

觸讐說趙太后 戰國策趙 五

魯仲連義不帝秦 戰國策趙 五

魯共公擇言 戰國策魏 五

唐雎說信陵君 戰國策魏 五

唐雎不辱使命 戰國策魏 五

樂毅報燕王書 戰國策燕 五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七

卜居 楚辭 七

宋玉對楚王問 楚辭 七

古文觀止卷五 漢文 五

五帝本紀贊 史記 五

項羽本紀贊 史記 五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五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五

孔子世家贊 史記 五

外戚世家序 史記 五

伯夷列傳 史記 五

管晏列傳 史記 五

屈原列傳 史記 五

酷吏列傳序 史記 五

游俠列傳序 史記 五

滑稽列傳 史記 五

貨殖列傳序	史記	六
太史公自序	史記	六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四

古文觀止卷六 漢文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一〇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一〇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一〇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西漢文	一〇
賈誼過秦論上	西漢文	一三
賈誼治安策一	西漢文	一四
鼂錯論貴粟疏	西漢文	一七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西漢文	一九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文	二三
李陵答蘇武書	西漢文	二三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西漢文	二五
楊惲報孫會宗書	西漢文	二七

古文觀止卷七 六朝唐文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東漢文	一九
誠兄子嚴敦書	東漢文	一九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漢文	二〇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漢文	二一
陳情表	李密	二三
蘭亭集序	王羲之	二四
歸去來辭	陶淵明	二五
桃花源記	陶淵明	二六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二七
北山移文	孔稚珪	二七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二九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三〇
滕王閣序	王勃	三三
與韓荊州書	李白	三三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三四

古文觀止卷八 唐文

弔古戰場文	李華	三四
陋室銘	劉禹錫	三六
阿房宮賦	杜牧	三六
原道	韓愈	三七
原毀	韓愈	四〇
獲麟解	韓愈	四二
雜說一	韓愈	四三
雜說四	韓愈	四四
師說	韓愈	四四
進學解	韓愈	四五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四七
諱辯	韓愈	四八
爭臣論	韓愈	四九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五二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五三

古文觀止卷九 唐宋文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一五
與陳給事書	韓愈	一五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一五
送孟東野序	韓愈	一五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一五
送董邵南序	韓愈	一六
送楊少尹序	韓愈	一六
送石處士序	韓愈	一六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一六
祭十二郎文	韓愈	一六
祭鱸魚文	韓愈	一六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一七
駁復讎議	柳宗元	一七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一七
箕子碑	柳宗元	一七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一三	縱囚論	歐陽脩	一九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一四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一九
梓人傳	柳宗元	一五			
愚溪詩序	柳宗元	一六	古文觀止卷十 宋文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一七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脩	一九
鈞鐔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一八	送楊真序	歐陽脩	一九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一九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脩	一九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二〇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脩	一九
待漏院記	王禹偁	二一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脩	一九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二二	豐樂亭記	歐陽脩	一九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二三	醉翁亭記	歐陽脩	二〇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二四	秋聲賦	歐陽脩	二〇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二五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二〇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二六	瀧岡阡表	歐陽脩	二〇
義田記	錢公輔	二七	管仲論	蘇洵	二〇
袁州州學記	李觀	二八	辨姦論	蘇洵	二〇
朋黨論	歐陽脩	二九	心術	蘇洵	二〇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二九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三二

范增論 蘇軾 三三

留侯論 蘇軾 三四

賈誼論 蘇軾 三五

鼂錯論 蘇軾 三七

後赤壁賦 蘇軾 三〇

三槐堂銘 蘇軾 三三

方山子傳 蘇軾 三三

六國論 蘇轍 三三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三四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三六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三七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三八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三九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四〇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四〇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公墓誌銘 王

安石 四二

古文觀止卷十二 明文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四三

閱江樓記 宋濂 四四

古文觀止卷十一 宋文

上梅直講書 蘇軾 三九

喜雨亭記 蘇軾 三〇

凌虛臺記 蘇軾 三三

超然臺記 蘇軾 三三

放鶴亭記 蘇軾 三三

石鐘山記 蘇軾 三五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三六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三六

前赤壁賦 蘇軾 三九

古文觀止目錄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二五
賣柑者言	劉基	二四
深慮論	方孝孺	二四
豫讓論	方孝孺	二四
親政篇	王鏊	二四
尊經閣記	王守仁	三五
象祠記	王守仁	三五
瘞旅文	王守仁	三五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二五
報劉一丈書	宗臣	二五
吳山圖記	歸有光	二六
滄浪亭記	歸有光	二六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二六
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二六
徐文長傳	袁宏道	二六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二六

古文觀止卷一 周文

左傳 隱公元年

鄭伯克段於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它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

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爲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左傳 隱公三年

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左傳 隱公三年

石碏諫寵州吁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

而能眴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左傳 隱公五年

臧僖伯諫觀魚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左傳 隱公十一年

鄭莊公戒飭守臣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曰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左傳 桓公二年

臧哀伯諫納郕鼎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紱紃紃，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左傳 桓公六年

季梁諫追楚師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

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蠡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譌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左傳 莊公十年

曹劌論戰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傳 僖公四年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左傳 僖公五年

宮之奇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

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左傳 僖公九年

齊桓下拜受胙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

左傳 僖公十五年

陰飴甥對秦伯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惑，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左傳 僖公二十二年

子魚論戰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

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左傳 僖公二十四年

寺人披見文公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左傳 僖公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左傳 僖公二十六年

展喜犒師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左傳 僖公三十年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

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左傳 僖公三十二年

蹇叔哭師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

古文觀止卷二 周文

左傳 文公十七年

鄭子家告趙宣子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葺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鉗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墮池爲質焉。

左傳 宣公三年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左傳 成公二年

齊國佐不辱命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左傳 成公三年

楚歸晉知瑩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

不以鼙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左傳 成公十三年

呂相絕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郃，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 襄公十四年

駒支不屈于晉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

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

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薈焉！」賦青蠅而退。

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左傳 襄公二十一年

祁奚請免叔向

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

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

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

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左傳 襄公二十四年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

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宣子說，乃輕幣。

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

晏子不死君難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觀周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泝泝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

誰能若是？」

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自鄩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壞盡館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

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塋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論尹何爲邑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制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貴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左傳 昭公元年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

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

左傳 昭公十二年

子革對靈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鬬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

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汲、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左傳 昭公二十年

子產論政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左傳 哀公元年

吳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

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懸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

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古文觀止卷三 周文

國語周語

祭公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

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國語周語

召公諫厲王弭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

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國語周語

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有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國語周語

單子知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俸而畚梏，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

先王之法制也。

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衰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殞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國語 魯語

展禽論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

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湯；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

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避其災也。」

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國語 魯語

里隔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罟羅，絜魚鱉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罟罾麗，設阱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櫟，澤不伐天，魚禁鯢鰠，獸長麋麋，鳥翼鷖卵，蟲舍蜺蜚，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國語 魯語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

三九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紵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國語 晉語

叔向賀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

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國語 楚語

王孫圉論楚寶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

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

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閭閻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國語 吳語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踐起師逆之。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

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

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賅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國語 吳語

申胥諫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

許之成。

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公羊傳 隱公元年

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公羊傳 宣公十五年

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如何？」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公羊傳 襄公二十九年

吳子使季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

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

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傳 隱公元年

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 僖公二年

虞師晉師滅夏陽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

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廐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

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禮記 檀弓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我何行如之？」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禮記 檀弓

曾子易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禮記 檀弓

有子之言似夫子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禮記 檀弓

公子重耳對秦客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禮記 檀弓

杜蕢揚觶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飲之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禮記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古文觀止卷四 秦文 楚辭

戰國策 秦

蘇秦以連橫說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併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文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

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及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櫓，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併天下，凌萬乘，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言，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紆，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棖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戰國策 秦

司馬錯論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

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並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戰國策 秦

范雎說秦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

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

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

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斲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

秦王亦再拜。

戰國策 齊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眇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乃君也。」

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有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敝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

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戰國策 齊

顏觸說齊王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戰國策 齊

馮諼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憊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收畢，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詭譎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

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戰國策 齊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

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戰國策 楚

莊辛論幸臣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府噉鱗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落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礪礪，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己乎隄塞之外。」

戰國策 趙

觸讐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隙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稍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也。」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

重也，而沉人臣乎？」

戰國策 趙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

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

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足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舍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

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於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戰國策 魏

魯共公擇言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臺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 魏

唐雎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

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何謂也？」

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

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戰國策 魏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於。」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

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浸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

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 燕

樂毅報燕王書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

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

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

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

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鵠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跡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秦文

李斯諫逐客書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只爲其主遊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

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官；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官，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

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楚辭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呬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軋乎？將隨鴛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楚辭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古文觀止卷五 漢文

史記

五帝本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史記

項羽本紀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史記

高祖功臣侯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

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史記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

外戚世家序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史記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
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餓
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
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事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
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
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
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史記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我以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我以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我以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我以爲無恥，知我不羞小賤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實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晏平仲齊靈公、晏平仲莊公、晏平仲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晏平仲齊。既相晏平仲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

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

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

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

乃作懷沙之賦。懷沙賦刪去。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史記

酷吏列傳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

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史記 游俠列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

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執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史記

滑稽列傳

太史公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并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不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饑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

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跽，待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后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薝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史記 貨殖列傳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輓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

金、錫、連、丹沙、犀、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史記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戾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司馬遷

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慙慙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僕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

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闔茸之中，乃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懷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阱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夫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以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

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倅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黜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

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謹再拜。

古文觀止卷六 漢文

西漢文

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西漢文

文帝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

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西漢文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許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西漢文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跼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西漢文

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

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

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殲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西漢文

賈誼治安策一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

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

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殷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醢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醢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

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蹠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齧。可痛哭者，此病

是也。

西漢文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

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

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西漢文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從梁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詳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

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駢驪；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躋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

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

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西漢文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旆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畜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西漢文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韞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常以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

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鄒、欽、韓、彭、越、張敖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

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西漢文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書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難，而孝文爲大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

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

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謬誤之聲曰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

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始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西漢文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

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

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東漢文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東漢文

誠兄子嚴敦書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

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後漢文

諸葛亮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後漢文

諸葛亮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

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耆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賁、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古文觀止卷七 六朝唐文

李密 陳情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孱孱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王羲之

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

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陶淵明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

樂乎天命復奚疑？

陶淵明

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陶淵明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孔稚珪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回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

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櫻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核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鉏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磻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譌。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磻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殷于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魏徵

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磐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喻。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駱賓王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在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嶽崩頽，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漢地，或協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王勃

滕王閣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榮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

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目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閼而不見，奉

宣室以何年？

嗟乎！時運不濟，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錢；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李白 與韓荊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於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爲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驅。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

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李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李華
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

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鸞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幕幕。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惻惻心目，寢寐見之。布莫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兇年，人其

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劉禹錫 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杜牧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

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錙，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韓愈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愈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

「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

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愈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

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愈 雜說一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

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韓愈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古文觀止卷八 唐文

韓愈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

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愈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

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闌店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

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糝苓也。」

韓愈 圻者王承福傳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織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

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韓愈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

「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澍」、「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韓愈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

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己，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韓愈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

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

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

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愈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

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韓愈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齟齬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韓愈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以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韓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

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

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愈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

後言，其謂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宓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

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汙穢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縑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愈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愈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韓愈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高、邛、澶、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

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

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韓愈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全存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我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

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於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埴，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佯佯睨視，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

踴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

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古文觀止卷九 唐宋文

柳宗元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

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仇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柳宗元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柳宗元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

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

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蒙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癭、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

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籍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之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

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柳宗元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翫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

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續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

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功，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柳宗元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

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柳宗元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將爲穹谷嵒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

以爲二千石楷法。

柳宗元

鈞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鏟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鎬、鄠、郿，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其狀，果若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

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力，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王禹偁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嘖嘖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怛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

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王禹偁 黃岡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蕪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闐遼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適居之勝概也。

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

庶斯樓之不朽也。

李格非

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轂、睨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范仲淹 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司馬光 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錢公輔 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

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

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李觀

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

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歐陽脩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脩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耳，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歐陽脩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

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

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己老，肱其囊，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崿，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古文觀止卷十 宋文

歐陽脩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合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

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歐陽脩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淒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

之際亦有至者焉。

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脩

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

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脩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歐陽脩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旄旌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

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歐陽脩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於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

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脩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醴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發，頽然

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己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歐陽脩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縱縱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歐陽脩 祭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敷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

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歐陽脩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壘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

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

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世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蘇洵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敢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

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洵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

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蘇洵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

就可以決。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

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

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繁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多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

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途。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闔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軾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蘇軾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

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軾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於不死，此固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蘇軾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

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趫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

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蘇軾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晷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

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古文觀止卷十一 宋文

蘇軾 上梅直講書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蘇軾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

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蘇軾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

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

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蘇軾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

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葺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

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蘇軾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莊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

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存，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葺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燂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蘇軾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蘇軾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酺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

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軾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

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蘇軾

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

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羣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闕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蘇軾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蘇轍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範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範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

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轍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

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蘇轍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驚，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哉？

曾鞏 寄歐陽舍人書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

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

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媿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鞏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

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王安石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

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王安石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

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讒、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古文觀止卷十二 明文

宋濂 送天台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滬瀘之虞。跨馬行篳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

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宋濂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游，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

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皴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

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

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弦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

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劉基

司馬季主論卜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懣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閎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

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蛩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釵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而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而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劉基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方孝孺

深慮論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方孝孺

豫讓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

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視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王鑒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

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

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

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王守仁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

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

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既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王守仁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

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

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王守仁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

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
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
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

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
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
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
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
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
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唐順之 信陵君救趙論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
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

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雖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而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

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脣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際而日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於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

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

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翬帥師。嗟乎！聖人之爲慮深矣！

宗臣 報劉一丈書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厩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悅于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爲迂乎？

歸有光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

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

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歸有光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

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漸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爲滄浪僧云。

茅坤

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繇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嫉之，方力搆其罪，賴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會北虜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虜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虜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鳴咽歔歔，而以其所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

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閭寄所相與譏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平生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余予之首簡。

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而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而下，其間忠臣、寡婦、幽人、慙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

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衰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

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王世貞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何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

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

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渾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袁宏道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

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

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

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張溥 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阬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眾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僂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譚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

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謚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